

人生杂忆——读毛泽东诗词《贺新郎·别友》

——读毛泽东诗词《贺新郎·别友》

■朱向前

我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只会比常人的感情更加强烈，“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鲁迅《答客诮》）作为有着敏感心灵的诗人毛泽东更加不例外。不信，我们就看看这首刚柔并济、感人至深的《贺新郎·别友》。

上阙首句“挥手从兹去”取自李白的五律《送友人》中的尾联“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同样的依依不舍，毛泽东的离别少了李白的飘逸潇洒和隽爽，因为毛泽东的“友”不光是意气相投的朋友，更是情深意切的爱侣。既然是“凄然相向”，而且“苦情重诉”，一个诉，一个听，说明心情凄然的不光是杨开慧一个人，毛泽东的心情也是凄然的。这时候毛泽东眼中的杨开慧是一个什么形象呢？“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强忍住的泪水当然比大声的号啕更加打动人心，真是无限哀怨、楚楚动人。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年轻的毛泽东这时候和杨开慧闹了一下别扭，这个误会到底是什么，现在看来已经不重要了。大概是毛泽东给杨开慧的一封信家书中有让杨开慧误会的话，使得她感到不快，所以很伤心。其实，夫妻之间的这种误会也是难以解释同时也是不能解释的。毛泽东接下去说：“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意思是说，在波诡云谲的乱世之中，只有你是我人间的知己。

“人有病，天知否”是毛泽东时隔50年之后——1973年改定的，不是最初版本。毛泽东当时写的是“重感慨，泪如雨”。这两句到底哪个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说“重感慨，泪如雨”是夫妻之间的别离之苦，那么“人有病，天知否”说的就不光是两个人的事情了。我想毛泽东此时在这里颇寄寓了一些天下为公的博大精神。

下阙中“横塘”是指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因塘东西长、南北窄，故作者称“横塘”。唐代崔颢《长干曲》中有：“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一般指妇女居处。这里描述的是出门时路上的情景。伤感的人眼中的世界就是伤感的，就好像快乐的人眼中的世界就是快乐的一样。“霜重东门路”“横塘半残月”，这个场景多么凄清、迷离。毛泽东想的是什么？随着一声汽笛响起，毛泽东就要和妻子各自天涯孤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正是“浮沉各异势，会合有时难”。诗人毛泽东要“凭割断愁丝恨缕”。这一句很浅白，易于理解，同时也为最后的爆发打了一个基础。

后面的这几句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这几句和毛泽东晚年的词风格类似，气壮山河，骨气豪迈，很像“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的句子，不像早年毛泽东的手笔。其实，这几句正是毛泽东晚年

国防纪事

30年前的一个秋日，在一次新闻报道骨干培训班上，我认识了山东籍战士方建兵——高挑的身材，轮廓分明的脸庞，说话似连珠炮，走路像一阵风。他带来一沓刚拍摄的部队生活剪影，浓浓的兵味和战味让我刮目相看。我当即挑了几幅寄给报社，不久就发表在报纸版面显著位置。战友开始称他为“兵记者”。

30年后，也是一个秋日，我走进了方建兵的家乡——山东省金乡县。方建兵拿出近年来获奖的佳作，春之油菜花，夏之湖上鸟，秋之红辣椒，冬之年俗风……家乡的美景都定格其中。“我的祖辈是农民，父辈们已经老去，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渐渐老去。我见证了那些把整个人生托付给这片土地的故事，也见证了父老乡亲的生活变迁。我有责任用镜头把这些记录下来，把我的感恩之情讲给这片土地听。这就是我30年来不变的初衷。”随着他的娓娓道来，一个从“兵记者”到“农民记者”的华丽转身跃入我的脑际。

个人兴趣爱好和职业选择的完美结合，赋予方建兵不竭的工作动力。自当年退伍回到家乡，凭着扎实的摄影和文字功底，他很快被县广电局录用，成为一名摄影记者。金乡县地处鲁西南平原腹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他背着相机，行走在这片曾经发生过“鸡黍之约”的诚信土地上，行走在洒满烈士鲜血的红色土地上，行走在日新月异活力的土地上，方建兵撒着欢儿地奔跑、拍摄，成为这片土地当之无愧的记录者。

他记录家乡的生态美景。河湖众多是金乡县独有的地理条件。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金乡县将现有生态资源有效利用，实现了从“穷街区”到“景区”的蝶变。清晨，在湖边露营地，尽情领略壮观美丽的日出云海；傍晚，行走在环湖路上的集镇居民，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入夜，璀璨的灯火映入湖面，让人体会到如诗如画的意境……这些都被方建兵收入镜头之中，成为一张张宣传家乡的亮丽名片。令人欣喜的是，他曾历经20多天的辛勤守候，终于在金平湖湿地拍摄到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徐徐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他记录家乡的发展变化。有历史价值的优秀摄影作品能深刻反映时代之变、生活之变，蕴含着摄影记者的真实情感和真切的生命体悟。方建兵在谈到创作方法时说：“寻找创作资料，一台电动车、一部照相机或手机就是我的武器。我的多幅作品，都是自己走过每一条村道街巷、同每一位被拍摄者攀谈留下的印记。”为了记录乡村的变化，他多年坚持“跑村”和“泡村”。“跑村”就是多跑路，看尽量多的乡村样本；“泡村”就是住一些日子，专注地观察村子发生的变化。为拍摄一处老街区的改造，他一次次早起摸黑，一次次现场跟班，人累瘦了，腿跑细了，留下的是一部由5000多张照片组成的“街区变迁史”，成为许多街坊难忘的记忆。

他记录家乡的红色印记。“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军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1947

镜头里的家乡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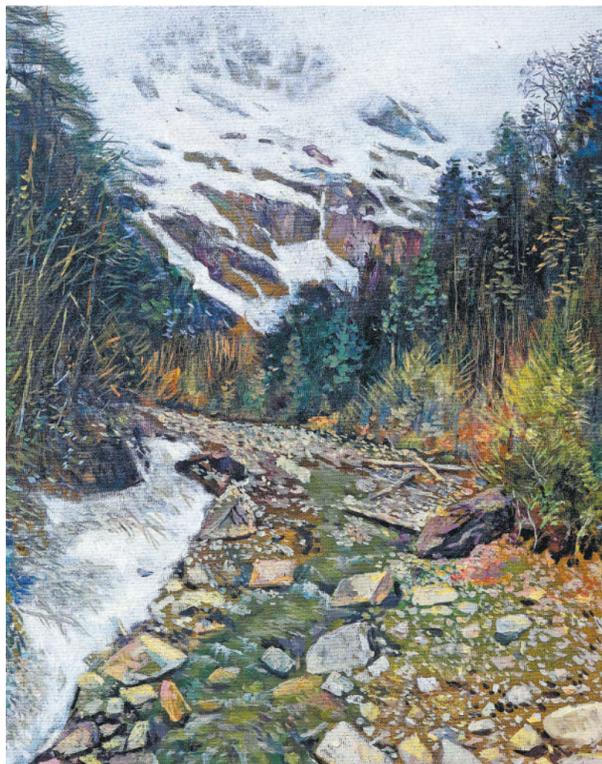
■向贤彪

年，刘邓大军在此地发起羊山战役，吹响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号角。为纪念鲁西南战役中牺牲的数千名革命烈士，金乡县人民政府在羊山主峰上修建了鲁西南战役纪念馆。与纪念馆毗邻的还有王杰纪念馆。方建兵以此为阵地，拍下人们来此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画面。他把多年拍摄的这些珍贵照片，形成“光辉历程·红色印记”专题，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眼球。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红色题材的关注和点赞，方建兵欣慰不已：“这是对人民军队那段可歌可泣战斗岁月的致敬，是对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礼赞！”

在方建兵的镜头下，“爱”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他爱家乡的万物，爱辛勤劳作的乡亲，用镜头倾心讲好家乡乡村振兴的故事。

金乡县是著名的大蒜之乡、辣椒之乡、金谷之乡。多年来，方建兵跟踪家乡产业发展历程，用镜头记录下一瓣大蒜从播种到收获、从深加工到走上人们餐桌的全过程；记录下火红的辣椒铺满大地、绚烂多姿的画面；记录下金黄色小米穗在地头迎风摇曳，农人喜滋滋采摘、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他感慨地说：“我想用作品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并推介家乡优质的农副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金乡有三宝——大蒜、辣椒、金谷，为乡村振兴贡献绵薄之力。”

时光静默不语，光影自有记忆。30年，30多万张照片，记录着家乡的变迁，也记录着方建兵的心路历程。在他的镜头下，家乡的一切是那么充满生机、那么充满希望，令人心生热爱和向往。



初雪（油画）

朱志斌作

文化视界

贺新郎·别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词写作时间诸说不同，不过相去不远。《毛泽东年谱》上说在1923年12月底，《毛泽东诗词鉴赏》说在11月到12月之间。1923年4月，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同时，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赴上海，准备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长相厮守、相濡以沫是所有相爱夫妻的共同愿望，青年毛泽东亦然，况且毛泽东次子毛岸青11月刚刚出生，这次离别的伤感就更加不想想象。作为一个革命者，为了事业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是，革命者也有真性情，而且

短笛新韵

战士一声“到”

■荆小平

行囊装家国
青春披战袍
战士响亮一声“到”
豪情壮志冲云霄
一声“到”
雪山上留传说
大海里写骄傲
一声“到”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万里长空铺满自豪
一声“到” 一声“到”
南腔北调一声“到”
告诉亲人莫担忧
美好家园有我站岗放哨

寒暑铸魂魄
追梦伴号角
战士响亮一声“到”
赤胆忠心对天照
一声“到”
放下的是亲情
扛起的是使命
一声“到”
战旗飞舞利剑出鞘
扑向风雨续写荣耀
一声“到” 一声“到”
无怨无悔一声“到”
告诉祖国好河山
豺狼来了它们插翅难逃

我的价值

——一名新战士的话

■杨玉辰

我是一名
来自农村的战士
虽然普通
却有我的价值

紧握的钢枪
宣告我们正义在手
挺直的脊梁
象征着威严和胜利

在广袤的大漠里
我是清水一滴
在绵延的边界上
我是难逾越的屏障

我敢说——
祖国兴盛安宁
婴儿笑得甜蜜
是因为有无数个我
矗立在这里

一瓣心香

深秋时节，我休假回到老家，探望年迈的父母。闲聊中，我无意间向母亲提起家里那辆架子车。母亲说夏天下大雨，南头老房子围墙倒塌，架子车被埋在了里面。闻之，我顿生惋惜之情。这辆架子车，曾为我们家的生产生活出过不少力，曾是我的“励志车”。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架子车是老家农村很重要的一种交通运输工具，犁地上粪、收庄稼、打场拉粮甚至串门走亲戚，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根据从事农活种类的不同，架子车搭配有不同的附件，比如护椅、栅子等，这样可以拉更多的东西。1992年麦收前夕，家里原来那辆架子车因年久维修，已经无法使用。父亲到附近镇上又买了一辆崭新的、用槐木做的架子车。

世相一笔

夕阳下，八叔荷锄而归，八婶已把那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老式搪瓷杯子摆在院里的石桌上。杯中的茶水不凉也不烫，八叔豪爽地喝光。放下杯子，八叔撩起棉布衫，坐在核桃木板凳上。这时，八婶默默地闪到八叔身后，伸出左手，在八叔那汗津津的古铜色后背上，有节奏地挠来挠去。

“左边……再靠左些……”八叔指挥着八婶。“行嘞！”八婶回应道。八叔的脸上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笑。

1938年春天，17岁的八叔娶了16岁的八婶。转年深秋，村外的柿子红了，日本侵略者来了。身怀六甲的八婶，挺着肚子把八叔送到村外的柿子树下。“准父亲”八叔要跟着八路军打鬼子去。八叔问八叔啥时候能回来，八叔丢下一句：“打跑鬼子就回。”

八叔和八婶再见面时，已是16年后。期间，八叔随着部队南征北战，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挂了彩，立了功。组织上决定把八叔安排在县政府工作。八叔坚决拒绝了。他说自己不要任何照顾，只想回老家踏踏实实种地。有啥时候再打仗，只要一道命令，放下锄头就扛枪。

八叔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八

记忆深处的架子车

■李建立

父辈们拉着架子车下地干农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风刮日头晒，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土里刨食的艰苦生活。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都体验过干农活的辛苦。

春天，万物复苏，播种希望。每年春节的鞭炮声尚未散去，村庄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下烟叶苗、埋红薯母、浇麦施肥……农时不等人，“三夏”最忙碌，各家各户收完麦子忙种秋。“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我印象最深的是割麦、打烟、翻红薯秧，天热得跟下火一样，照样还得撅着屁股在地里劳动。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大豆、玉米、谷子、高粱、芝麻次第成熟，收收打打晒晒，也够忙活一阵子。收完秋天天渐凉，紧接着拉粪、犁地、耩麦子、刨红薯。一年四季，除了冬天，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

但凡干农活，都离不开架子车。小时候，父母下地，经常用架子车拉着我

们。后来，渐渐大了，父亲往地里拉粪或从地里拉庄稼时，我开始力所能及地搭把手。我深知风吹日晒的苦，干农活出力气的累。这种切身感受让我不敢放松学习，促使我努力拼搏、奋发向上。我想多学知识，将来靠自己的奋斗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从小学到高中，求学之路不易。每当我在学习上有了懈怠的苗头时，父辈们拉着架子车下地干活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时时提醒我必须努力再努力。

1997年高考，我以优异成绩考取原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与父母分享喜悦。

后来，家里经济状况改善，父亲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把那辆光荣“退休”的架子车挂在了墙上。如今，我投身军旅20多年，那辆架子车成为珍贵的时代记忆，时刻激励着我珍惜拥有，砥砺前行。

八叔和八婶

■江志强

婶把军功章和奖状藏起来。八叔对八婶说，当年村里很多同龄人结伴出去打鬼子，多数人没能活着回来……八婶欣然同意八叔的想法。她本来就是一个行事低调的山乡女子，有了好事不张扬，遇到难处自己扛。

八叔正值壮年，甩开膀子在村外的山上开垦荒地，把残破不堪的房子重新翻盖。他们家打的粮食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后来，八叔的几个子女相继把根扎在了城市。子女们强烈要求八叔和八婶进城居住。老两口没同意。

八叔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特别是到阴雨天，八叔浑身不自在，有的部位甚至疼痛难忍。子女们拽着八叔到县医院一查，明白了——八叔当年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多次负伤，留下很多后遗症。遥想当年，他常为自己的两条长胳膊而自豪，打仗的时候能精准地将手榴弹投进敌群；干农活的时候抡起锄头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可是现在，他的胳膊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活动。与此同时，八叔也跟村里很多老人一样，身上时常发痒。用手指去挠，却怎么都够不到背部。

“把够不着的那一片交给我！”每当八叔喊八婶给他挠背的时候，八婶总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听着和自己一样白发苍苍的八婶说出这番话时，八叔的心里会升腾起一种暖意。

得知八叔无法挠背，子女们从城里买了好几把精致的抓挠送回家里。那些抓挠，一个比一个高档，有的是木质的，有的是不锈钢的，还有的是半自动的。可八叔不爱用。他说，买来的抓挠不实用，不如老伴的手指头挠得舒服。

仔细观察，八婶左手的指甲留得较长，并不锋利，却饱满坚韧。八婶右手的指甲则完全剪掉了，因为右手是她种菜、养花、洗衣、做饭时最得力的“干将”。

有一天，八婶正给八叔挠背，八叔感慨道：“你呀，算是把左手交给我了。”

“说错了。”八婶笑着纠正，“我这辈子都交给你了哩。”

老两口沉默了几秒钟，八叔哈哈大笑，八婶意味微笑。

那年，八婶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忘记了很多事，语言功能也丧失了。

然而，八婶记得一件事，那就是精心修剪左手的指甲，为八叔挠背。每当八叔撩起布衫坐在核桃木板凳上，八婶的记忆像被唤醒了，主动伸出左手，在八叔那汗津津的后背上不紧不慢地挠起来。

很多时候，八叔的后背并无痒意，可他依然撩起布衫，请八婶用手在背上“耕耘”。八叔说：“得让她有事做，让她的手指、胳膊经常活动，有助于恢复记忆。”

八婶的手指在八叔古铜色的后背上机械地挠来挠去，留下一道道红印子。八叔的脸上泛着笑，丝毫不觉得疼……